



三声文丛

主编 = 祝 勇
策划 = 黎 阳

plaoobodewuding

► 彭 程 著

漂泊的屋顶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学

漂泊的屋顶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三声文丛

► 主编：祝 勇
► 策划：黎 阳

彭程 著

漂泊的屋顶

plao bode wu ding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泊的屋顶/彭程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7
(三声文丛)

ISBN 7-218-03644-7

I. 漂… II. 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603 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装帧设计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孔洁贞

书名

漂泊的屋顶

著者

彭程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510102 83790599

经销

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1

字数

240000

版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书号

ISBN 7-218-03644-7/I·553

定价

24.00 元

销售热线

83791084 83790667



总 序

祝 勇

一九九五年我为中央编译出版社主编了《新锐文丛》，转眼间六年过去了。《新锐文丛》给读书界带来的惊讶还记忆犹新，当时的“新锐”如今却都年过而立，渐成“老锐”了。时间似乎可以改变一切。六年中，发生了许多料想之中和料想之外的事，文坛上更是酝酿了许多童话与传奇，没有一天停止它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然而，当年的“新锐”，后来被定义为“新文人”的那批思想者，却仍然以他们惯常的姿态，书写着他们的内心的历史。他们在文坛的最初亮相是缘于他们在喧哗的尘世上对自我内心的把握，缘于他们超越现实和维护人类精神价值的愿望。如今，他们仍然继续着当年的沉思，远离镜头与话筒，不相信童话也不寄望于传奇，他们在寻常的生涯中兑现着自己并不寻常的诺言：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项可能一生都看不到结果的事业，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泯灭理想主义者对精神天堂的天然向往。他们的诚实在于他们知道自己除了能够驾御手中的一杆笔以外，或许什么都改变不了，他们从不怀疑现实的坚硬与顽固，同样，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他们。时间证明了，当年的“新锐”，并未因现实的刻薄就轻易放弃他们手中的努力和胸中的决心。

真正照亮人心的不是什么动人的口号、亮丽的造型、虚张声势的叫喊或者娴熟的镜头感，而是发端于灵魂深处的那份高贵的情怀。无论面对庸常的生活、心灵的苦难还是精神的重压，只要心怀这份情怀，并保持着对写作的热情和对理想的信心，现实的任何幽黯之处，都终会被它们照亮。文坛上许多明星似的面孔终会被忘却，只有在宁静而高尚的精神生活中酝酿出的一切美酒，才能被漫长的岁月证明其价值。这要求“新文人”们沉下来，再沉下来，真正对手，不是主席台演讲台表演台上的那些聪明人，而是时间。他们从前人高贵的精神遗产中寻找与不同时间偕亡的秘密，就是：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美感，是保证人类文明永不中断、永不朽烂的防腐剂。

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所谓的话语霸权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无论是长者的漠视，还是新潮一族的嘲笑，无论是喧嚣的批判，还是唯我独尊的排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他们思考的习惯，改变他们沉静力量。相反，“新文人”的平静倒会使那些热闹张狂的言说一律显得尴尬可笑。一位学者说过，语言本应是人道、理性和真理的创造者和保有者，那种充溢着暴力的欺骗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的痛感正是他们期待的，因为它使他们更专注于内在的空间，执著于精神世界的完善，并且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和智慧，如死屋中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逼仄的囚室里从容不迫，并且，以其最冷峻的目光和最热切的心肠，观察、体验和收藏黑暗中任何一丝珍贵的亮光。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窘迫面前，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表明他的高贵，然而，当人们进入了他的精神世界，才会发现自己其实如贱民般可怜。

现在还无法断定，他们还能与命运对抗多久，或许，这取决于个体生命的长短。然而，当这群真正对文化建设有使命感的文人们，将自己的世界融汇入文明进步的长河中去，原属于

个体生命的一切，就都不再那么重要。因而，尽管他们个人可能是孤独的——他们的写作不是表演，不愿迎合时尚，不愿取悦于人，这种孤独是他们为守卫心灵家园付出的代价——然而，他们正是通过写作这种孤独的精神活动，与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以及千千万万个被其滋养的生命，取得了联系，他们也因此延长了自己内心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命早在几百上千年前就开始了，并且会延伸到无穷的远方。他们因为感受到文明长河的存在而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可能没有人记住它们，但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人们静下心来，打量“新文人”们的文字，相信人们会感受到那文字间的釉光，惊异于他们的才智。然而，那一切并不仅仅是技巧。没有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作依托，任何高妙的技巧都显得繁琐、无趣和轻狂。“新文人”在从事文化建设之前，并没有抛弃人格的自我完善。实际上，艺术精神和文化理念，都无不与人生的境界有关。他们的自我要求，如学者郭小聪先生所言：“既不高高在上又不过于随便；既洞察人性的缺陷，又仍抱有善意。既活在自己完整的内心世界里，又不厌弃日常生活；既不故作超脱之态，又从不顾影自怜。一颗深沉质朴的灵魂，为人真诚，谈吐优雅，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为主的“新文人”身后，“新人类”写作愈发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今天的“新锐”，比起昨天的“新锐”更加耀眼夺目。在光环的背后，人们应当冷静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正一天天被技术化——它成为一种技能，而不是生命境界的展现。年轻的写作者们因自己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这种“技能”而变得自命不凡。我尊敬他们的挑战姿态，却不认同他们对写作的曲解。如周晓枫所说，写作的

神圣感，在他们手中丧失了。这是最可怕的。写作成了他们放纵自己的形式，甚至销售自己的手段。“新文人”们自然从不奢望混乱的现实和浮躁的心灵会因我们手中的文字而变得齐整有序，他们从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但他们能够谨慎地对待手底下的每一个字，他们从不亵渎写作的尊严。

收入本文丛的著作，以“新文人”的读书随笔和思想学术随笔为主。这些随笔，是对“风声、雨声、读书声”的摹写，是他们对历史和文化若干主题进行深思的记录。“三声文丛”的命名，即出于此。由于某些变故，首辑只印行伍立杨、彭程和祝勇三卷，需要指出的是，“三声文丛”不会拘泥于三个人的声音，对于“新文人”群体的所有热忱的写作者来说，这套文丛是永远开放的。

我希望，“新文人”的写作能在风声雨声中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世界的任何伤害都会在他们面前变得微不足道，他们会摒弃无奈和慌乱，在时间深处，成为一种沉着的力量，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注入一点新的东西，即使它的价值，在今天还未必能够得到显现。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深夜于饮风楼

写作的理由（代序）

在我的观念中，为一本书写序或跋、前言或后记，是件不大自然的事情。不论是请人写，还是自己操笔。说一本书仿佛就是作者的一个孩子，这个譬喻应该是能够广为接受的。那么，作父母的，在什么时候会想起通过别人之口介绍自己的孩子？通常是在提亲或找工作之类的情形下，需要美言几句，而这时父母又不便自己出面。这时当然是说好话多多益善，即使过头点也无妨，因此说的听的，都不会特别当真。请人序跋，大抵也属于这种情形。

自己来写呢？问号似乎更要多划几个了。孩子搁在那儿了，高矮胖瘦，让人家自己看就是了，何必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老王卖瓜式的自夸也有，也可以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精血的结晶被人多看几眼呢？然而这种做法未免不够含蓄。因此为数更多的作者走的是曲线，喜欢当自己作品的评论家，一篇序言几乎就是评点录。但这样做也并不保险，有双重嫌疑，一是太把自己当回事，认为自己的东西真的值得注解阐发；二是太不把读者当回事，似乎担心读者不能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两种情形，都惹人嫌。须知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此，两种情形下，都是不说为好。然而有些时候，个人

应该服从集体。出于体例的规范齐整，或者某种更有深意的考虑，写作它们就是必要的了。像这篇东西，其实便是顺应此种要求的产物。那么，这时的问题就变成了写些什么。可取的做法，就我想到的，比如可以说说为什么想起要这个孩子，怎样养成这个样子的，等等。

那么，就现身说法，对于自己来说，为什么要写呢？

最初当然是出于立身扬名的梦想。中学时几篇作文被老师表扬，有的还作为范文收入地区教育局编印的作文汇编，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和青春期的浪漫遐思产生中和反应，最容易制造出文学梦幻，以为当作家是唾手可得的。但这些如今已俱往矣，仿佛前尘梦影。首先，是早已“摒除丝竹入中年”，明白了许多事比文学更荣耀也更紧要，而且文学的成功和作文受好评完全是两回事。再者，这个时代也早就不肯给文学祭坛留出一块显眼的位置了。靠写作博取声名实在太渺茫，概率比买彩票中大奖高不到哪儿去。我虽冥顽，这点却还是明白的。读过一篇文章，似乎写的是沈从文吧，他在图书馆里看到满架的图书，曾感叹自己费心劳神再添加几本究竟有何种意义。在那个文学还受到尊崇的时代，一代大师尚有此想，以我等文学实习生的身份，又置身于这样一个视文学如无物的环境中，就更其忐忑惶惑了。

第一条路是走不通了，但如果能够多写多发，弄个表面上的热闹，也并不坏。就仿佛农人，看着自己的田亩里稻谷丰收，首先是心里舒坦，别人喝不喝彩并不重要。可惜实在乏善可陈。这册书里收录的东西，大概只相当别人一年半载的产量，却是我跨越了多个年头的收获。看着人家处处露脸，有时难免心里不是滋味，也很想讥讽以高产必低质云云，以使自己平衡一下，但却不曾修炼到为“出口鸟气”而无视基本事实和自己的真实想法的地步，因此这等念头终于未能长大。数量和

质量并不是悖反关系，少并不意味着精彩，多也并不等同于粗制滥造。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人的才气的大小，思维的活跃或是凝滞，以及意志力的强悍或是羸弱有关。况且，电脑时代的口号是“不发表就死亡”，信息洪流汹涌而来，永无停息，一波盖过一波，很快会将已有的东西淹没掉，洗刷干净，如果不是经常露面，凭借一定数量来保存和凸现自己，谁知道你是谁呵？即便不为出名引人注目（前面已经说过此种念头的虚妄了），只是为自己，数量是不是也能作为一种尺度，衡量心灵关注探测事物所达到的程度？而数量稀少，是不是大体上也能够标志该作者的能量较弱？契诃夫就说过：才华不但是写得好，而且是写得多。每念及此点，总有惭愧惶然之感。

这般老实坦白道来，你还能够怀疑这个家伙不是真的断了念？然而真实的情形却是我一直在写着，并没有停笔，尽管缓慢如蜗牛爬地，尽管苦吟的姿势直追古人，却看不到半点一纸风行的可能性。这并非表明前面所谈是言不由衷，而是出于另外的理由，那便是只为放置自己。说来着实惭愧，不会跳舞，不懂搓麻，不会打扑克，甚至没有耐心看电视，其他或需金钱或需胆量的奢华的、刺激的娱乐，就更不敢想——偶尔想想也并不觉得好，可见真的冥顽不化。既然如此，谋生的职业之外，又如何排遣生存的寂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所做的选择是读书和写作，或者更进一步，读书为主，写作为辅。对于自己的能力及限度，我倒是早就明白了，因此并不自怨自艾。

人生虽然短促，但又充斥着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常常弄得人惶惶不安。文学，写作，却是能够让人精神安宁的不多的途径之一，经由感情的发抒，给予内心一种秩序感，明晰感，使灵魂置放有处。恐怕较之其他动机，这点更真实，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具有普遍性。种种说辞，“苦闷的象征”，“力比多”

的发泄，乃至不那么中听的“下痢”之喻，都是对此点的不同表述。同时，有了这样的一种内心景观，外在的纷纭暧昧似乎也变得简单了许多，清楚了许多。不管别人如何，对我来说，这两者是难以忽略的。因此，多少次都要离去了，在迈步的当儿，想到那一份安适感，便仍然返转身来。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宿命的话，我不抱怨。

然后，根据某种不成文的次序，接下来该说说下一步的打算了。也简单，一言以蔽之，写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使自己更满意一些。

只是，希望只是希望，能否达到，并没有多少把握。勉力而为吧。

看看以上所写，基本上是东拉西扯，不循规矩，已经很芜杂散漫了，就此赶紧带住。权当序言吧。

写作的理由(代序) (1)

第一辑：生活在别处

窗口 (3)

简单 (5)

原味 (7)

PIAOBODE WUDING

目录

钢琴课 (9)

失去(11)

从前(13)

满天星光 (15)

另一种缺陷 (17)

生活在别处 (19)

旧时月色 (21)

古诗词 (24)

清洁语言(27)

你、我和他(30)

水乡周庄(32)

隐痛(34)

童言(36)

一朵小花(38)

神童的命运(40)

卧游(42)

PIAOBO DE WUDING

目录

2

也说苦难(44)

承受(46)

人似秋鸿(48)

关于数字(50)

达观(52)

力与命(55)

驴子(58)

溪冲(60)

读地图(62)

诗人的荣耀(64)

诗是常青树(66)

第二辑：地图上的中国

晚境(71)

橄榄坝(75)

树谀(79)

源于绿色(84)

PIAOBODE WUDING

家事(89)

地图上的中国(93)

三十之思(97)

语言确立秩序(102)

错位(105)

不得而知(110)

读安徒生(114)

漂泊的屋顶(129)

王子与玫瑰(141)

劳动和幸福在一起(152)

目录

3

回归大地

——怀念苇岸(158)

富足(169)

第三辑：流泪的阅读

新年钟声(175)

PIAOBO DE WUDING

目录

4

孔颜乐处(178)

所需所欲(181)

如沙之书(184)

流行趣味(187)

莼鲈之思(190)

技术风险(193)

土地道德(196)

文理之间(199)

北京城墙(202)

生如蝼蚁(205)

大事不着急(209)